

华东戏剧丛刊



独幕话剧选

(1)

就是他·真是好·三条黄牛

南京市群众业余创作

华东戏剧丛刊

861
4000

独幕话剧选

(1)

就是他·真是好·三条黄牛

南京市群众业余创作

上海文化出版社

• 1965 •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三个独幕话剧。《就是他》歌颂了一位雷锋式的列车员，做了很多好事都没留下姓名，最后才搞清他就是——先进列车员刘国柱。《真是好》反映的是利民菜场营业员龔大媽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先进事迹。理发员董志高学习他们，走出店门为顾客服务。戏就从他到菜场后，由于不熟悉业务，闹了许多误会，在笑声中表现了新人新思想。《三条黄牛》写铁路某小站千方百计运走误点的三条黄牛的故事。反映了铁路员工和旅客们为了支援农业，各方协作的新风格。

統一書號 10077·1139

定價(八) 0.30 元

独 幕 話 剧 选 (1)

就 是 他 · 真 是 好 · 三 条 黄 牛

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

上 海 永 嘉 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 号

1965 年 4 月第 1 版

196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5,000 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1/4

插頁 1

字數 54,000

上 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上 海 发 行 所 发 行

CAC11/05



《就是他》

《真是好》





《三条黄牛》

江苏省南京市业余话剧团演出剧目 高 季摄影

目 次

就是他 南京鐵路文化宮業余創作組集體創作 (1)
石 家 驥 執筆

真是好 南京市玄武區業余作者集體創作 (29)

三條黃牛 南京鐵路文化宮業余創作組集體創作 (59)
周 學 偉 執筆

領導職工業余文藝活動的幾點體會

. 中共南京鐵路分局政治部宣傳部 (89)

就 是 他

南京鐵路文化宮業餘創作組集體創作

石 家 驥 執 筆

时 間 现代,秋末冬初的一个早晨。

地 点 火车站客运室主任王一明的家里。

人 物 王一明 火车站客运室主任,四十五岁。

王 妻 王一明的爱人,四十四岁。

王玉英 列车段列车广播員,王一明之女,二十三岁。

刘国柱 列车段列车員,二十五岁。

老爷爷 人民公社社員,王一明之父,六十八岁。

布 景 铁路职工的家庭。台上是一般客堂的摆设,台左有门通臥室,台右有通道去厨房。台中后部是墙,上有窗,窗旁有门。透过窗櫺,可以看到墙外綠化的草坪和一片职工家属宿舍。

〔幕启:屋内静悄悄地没有人。〕

〔少頃,王妻兴冲冲地提着籃子自外面回来。〕

〔台后喊：“王大媽，今儿买那么多菜呀？”〕

〔王妻：“星期天，凑着爷儿俩都在家，包饺子，回头請过来吃餃子。”〕

〔台后声：“噯，好。”〕

〔王妻推门入室，把菜籃里的菜拿出来放在桌上，忽然想起什么，轉过身来。〕

王 妻 （对臥室）玉英她爹，（没人应）玉英她爹，快八点了！（仍无人应，跑过去）玉英她爹，哪天不是天不亮就忙着起床，象救火似的赶着上车站，今天我冇有事你倒睡不醒了。怎么？又走了？

〔王—明推门进来。〕

王—明 回来了。

王 妻 今天是星期天，你也不好好在家休息休息，这么一大早又上哪儿去啦？

王—明 （从提包里拿出一套精装《毛泽东选集》）这套《毛泽东选集》放在客运室已經三天了，我还没找到誰是它的主人呢。

王 妻 瞧你說的沒头沒尾的，怎么回事呀？

王—明 今年国庆，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回祖国来参观，路过南京的时候，把一只皮包忘記在车子上，里面有不少重要的东西，还有现款。

王 妻 啊呀！这个人太大意了。

王—明 这个皮包給一个列车員拾到了，就交給我們車站上，我們想办法交还给这位旅客，这位华侨很

受感动，在离开广州的时候，寄来了这套《毛泽东选集》，说要送给这位列车员作个纪念。经过领导上研究以后，认为这位华侨的心意很好，可以转给这个列车员。

王 妻 那个列车员叫什么名字？

王一明 要知道名字就好办了。这位列车员送皮包来的时候，我正忙着和旅客说话，客运室的小徐又刚调来不久，别说名字，连列车员的号码都没记下来。

王 妻 列车段里一千多号人哪，恐怕不容易查。

王一明 噫！我要是碰上他，就能认出来。一个个儿不高、朴朴实实、挺精神的小伙子。

王 妻 那是得好好查查。

王一明 是呀！我还要到列车段去一趟，找一下他们张主任呢。

王 妻 （劝说地）玉英她爹！我看哪，今天就算了吧，星期天找谁去？等明儿一早你再去吧，今天又是玉英生日，正好你们爷儿俩又都休息，我包顿饺子给你们吃！

王一明 这个列车员找不到，我吃什么也不香呀！

王 妻 工会陈主席一开会就说：家属要让职工吃好、睡好、休息好。可你呢，也不配合配合。

〔王一明笑了起来。〕

王 妻 天天一大早抓了块饼就走了。晚上呢，饭菜都

摆凉了才回来，这星期天也不好好在家休息休息。

王一明 (笑)星期天？星期天火车就不开啦！

王 妻 哟！没你这个客运室主任火车就开不成了？

王一明 噯，玉英呢？

王 妻 她呀？我正要告诉你呢，她昨天晚上跑车回来，“噔”的一进门，饭也不吃，衣裳一脱，倒在床上就睡了。怎么问她也不开口，叫人又是气、又是急。

王一明 (注意地)哦！怎么回事？

王 妻 谁知道她？今天起床就往外跑，问她上哪儿去？也不说，问急了就“开会，开会！”一跺脚就走了。有你这个老子，就有这样的姑娘。

王一明 大概他们段里有事吧？

王 妻 星期天还能有什么事？丫头不小了，你这做老子的也不管管女儿的事。

王一明 谁说我没管哪？我正想找她呢，听说最近她在工作上……

王 妻 (接话)谁跟你说这个了！丫头干活儿，我是最放心不过的，谁不夸她广播的声音好听，跑了好几年车，没有一点差错。她带的徒弟都当上先进了，那回不是还受段上表扬的吗？(见王玉英从外面进来，停住不说)今天不跟你说。(对王玉英)回来了？玉英！

王玉英 (不滿地) 表扬? 媽, 你以后別提这个好不好?

王 妻 (站了起来) 这又怎么啦? 你是受过表扬嘛! 小王評上先进, 还不是你教出来的。

王玉英 行了, 媽! 你再說, 人家更要說我驕傲自滿了。
(坐下来, 仍气鼓鼓地)

王 妻 好, 不說, 不說! 餓了吧? 今天沒吃早飯就去开会, 生媽的气了吧?

王玉英 我不想吃。

王 妻 怎么啦, 不舒服? (摸摸王玉英的头)

〔王玉英不耐煩地搖搖頭。〕

王一鸣 你就是怕她冻坏了、餓坏了, 我看明天你跟她一起上班去, 那就放心了。

王 妻 我說你沒把丫头的事放在心上吧。(对王玉英)
不吃早飯不行, 媽給你烙餅去。(下)

〔王玉英在想什么, 下意識地撕着桌上的菜叶。〕

王一鸣 (看王玉英情緒不对头, 坐下来試探地) 开会去啦?

王玉英 嗯。

王一鸣 什么会? (王玉英沒回答) 怎么不說話? (王玉英仍不答) 广播員怎么成了哑巴了? ——生誰的气呀?

王玉英 生我自个儿的气。爸爸! 我……我报錯了个站名。

王一明 你把站名报錯了?

王玉英 (低头) 嗯!

王一明 这可不好呀! 要好好找找原因, 下次注意改啊!

王玉英 我知道这不好, 当时我就下了决心, 以后决不再錯了。并且, 我发现了报錯以后, 立即就更正了。可这还不行, 他們……

王一明 他們怎么了?

王玉英 (一肚子委屈) 昨天乘务会上談了不算, 今天又开会討論, 左分析, 右分析, 就象出了什么重大事故似的, 有人还說我驕傲自滿呢。

王一明 (故意地) 是啊! 出了这点小毛病, 有什么了不起的, 怎么能說我們玉英驕傲自滿呢?

王玉英 (委屈地) 他們就这么說嘛。

王一明 玉英呀, 你当广播員, 三年多了吧?

王玉英 嗯。

王一明 受过多次表扬?

王玉英 嗯。

王一明 連你帶的徒弟都当上先进了?

王玉英 嗯……爸爸! 你提这个干什么?

王一明 (繼續問) 这趟綫路的车次站名, 你都很熟悉了?

王玉英 三天两头跑, 順过来, 倒过去都能背出来。

王一明 那……你这趟跑车, 报告站名的时候, 对照了站名表了嗎?

王玉英 (不好意思地) ——沒有。

王一明 对罗！我看啊，同志們的意见很有道理嘛！

王玉英 爸爸！你……

王一明 你工作三年多了，成績不錯，受过表扬，就认为自己工作有一套了，报告站名的时候，連站名表也不用看了。提到你的优点你就——（学王玉英）噯，嗯！一提到你的缺点，就听不进去了，嘴上能挂个大油瓶。

王玉英 爸爸！……

王一明 这不是驕傲自滿又是什么？一个广播員，看起来好象出不了什么行车大事故。可是，你們一趟车，有成千个旅客，上上下下，几点几点，到哪个站，人家就听你的。你报告錯了，人家要是下錯了站，怎么办？

王玉英 旅客自己到哪儿下车，还能不知道？再說人家这还是第一次报错嘛！

王一明 第一次，就能原諒自己了？今天你不注意，出了点小毛病，往后再不注意，就能出更大的毛病。这虽然是个苗头，可不能不警惕，同志們的意见要好好想想呀！孩子。

王玉英 爸爸！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王一明 对罗！这陣子，爸爸车站上事儿忙了些，很少問你的工作，这倒是給你媽說对了，“做老子的也不管管女儿的事！”看起来往后是得管管。

〔王妻围着厨裙上。〕

王 妻 (接話)这还象个做老子的样子。玉英,餅烙好了,去吃吧。

王玉英 (站起来)嗯。(欲往厨房走)

王一明 (忽然看见桌上的《毛泽东选集》,想了起来)噯,玉英,我让你找的那个列车員,找到了沒有?

王玉英 我們那个车班,我都問了,誰都不知道。

王一明 昨天,我上你們段里找张主任联系,他又到上海开会去了。

王玉英 张主任昨天下午回来了,刚才还参加我們小組会哩。

王一明 (喜)那我马上去找他。玉英,走,帮我一块儿去查一查。(背起小包就要走)

王 妻 (上前阻止)說到风,就扯篷,又想溜了,你就不能明天办啦?

王一明 啊呀! 这事儿已經耽擱了三天了,我們去一去就回来。(看表)现在才九点钟,回来再包饺子来得及。

王玉英 九点?(猛然想起)啊呀! 我还有事。

王 妻 你可別听你爸爸乱叨咕,要去他去,你好好在家歇一天。

王玉英 (吞吞吐吐)不,媽! 有……有人等着我呐。

王 妻 有人等你?

[王一明注意地把小包放下,停步听着。

王玉英 (又羞又急)今天是我生日,有人上我們家来

玩儿。

王一明 (插嘴)是誰?

王 妻 能有誰? 还不是小凤、美英这几个丫头,她們常来,用不着你去請。

王玉英 不,不是她們。他,沒来过。(不好意思地)說好九点钟在文化宮门口等我呐。

王一明 (有点明白了)哦!

王 妻 (还不清楚)哪是誰啊?

王一明 別打破砂鍋問到底。玉英,我問你,那是个女同志……

王玉英 (急阻止王一明)爸爸,你……

王一明 哦!(更加明白)你有事那你就去,我自己找张主任去。

王 妻 好嘛! 爷儿俩說好了来气我,不說清楚,老的、小的都不給走。

王玉英 (为难地)媽!

王一明 嗨,你不明白我明白。九点钟过五分了,跟同志约会要守時間,让玉英去吧!

〔王妻正在犹豫。〕

王玉英 媽,我走了。(說着匆匆走下)

王一明 快走吧。(一面挡着王妻)

王 妻 把餅帶着吧。(王玉英沒回来)这丫头!(向王一明)是誰呀?

王一明 我也不知道是誰。

王 妻 鬧了半天你也不知道。

王—明 (故弄玄虛)反正,我心里有个数,也可以說知道了一半。(拿起小包)我上列车段去,一会儿回来再說。(掉脸就走)

王 妻 (一把没抓住,跟到门口)这爷儿俩板凳还没坐热,倒又走了。(思索着走回,坐下)什么火烧眉毛的事……没有来过? 在文化宫门口等她? 这是誰呀?(猛然醒悟)哦!……啊呀,我真糊涂,怪不得餅也不想吃了。(站起赶到门口)玉英她爹,玉英她爹,(见已走远)家里乱糟糟的,人家第一次上门。唉!(胡乱地把菜往篮里放,整整桌椅,不知搞什么好)这丫头真是人大心也大了,連媽也瞞着。(提篮入厨房)

〔敲门声,王妻从厨房里出来。

王 妻 (紧张地)糟糕! 說来就来了。(敲门声继续)来了,来了。(忙把身上的厨裙取下,整整衣襟,扑扑身上的灰,敲门声又起)来了!(又惊又喜地去开门)

〔列车員刘国柱随着一个农民装束的老爷爷进来。

王 妻 (沒想到是王—明父亲来了)爹! 是你! 可把我們想坏了。

老爷爷 家里也想你們啊!(回头对刘国柱)哦,小兄弟,坐坐。